

白燕升 著

那些角儿

一个“外行”眼中的梨园

THOSE PROTAGONISTS

张火丁 莫言 裴艳玲 郭宝昌 计镇华 马兰 陈智林 王君安 吴江 谢涛 张克 韩再芬
孟广禄 李胜素 时白林 金尧 常香玉 胡炳旭 吴琼 于魁智 徐玉兰 王文娟 周东亮 王冠丽
梁伟平 李桂英 赵志刚 史依弘 黄新德 张建敏 李小锋 张宁 王蓉蓉 杜鹏 王惠 杨赤
吴凤花 张建国 杨俊 丁凡 沈铁梅 尚长荣 马金凤 黄宗江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角儿 / 白燕升著. —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0241-153-1

I. 那… II. 白… III. 京剧—艺术家—访问记—中国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4898号

那些角儿

一个“外行”眼中的梨园

白燕升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E-mail: ywp@yw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大天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8印张 190千字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4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白燕升 著

那些角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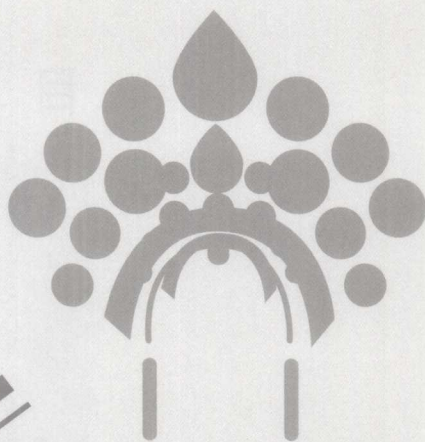
一个“外行”眼中的梨园

THOSE PROTAGONISTS

张火丁 莫言 裴艳玲 时白林
孟广禄 李胜素 赵志刚 杨俊
梁伟平 李桂英 史依弘 丁凡
吴凤花 张建国

郭宝昌 计镇华 马兰 陈智林
常香玉 胡炳旭 吴琼 于魁智
黄新德 张建敏 李小锋 张宁
沈铁梅 尚长荣 马金凤 黄宗江

王君安 吴江 谢涛 张克 韩再芬
于魁智 徐玉兰 王文娟 周东亮 王冠丽
王蓉蓉 杜鹏 王惠 杨赤



目 录 CATALOGUE

生命与职业的“人戏不分”	—— 谢青桐	004
众里寻他千百度	—— 赵忠祥	006
序	—— 余秋雨	008
热衷“包养”是一种耻辱	—— 自 序	010
张火丁：嫁给了舞台		016
莫 言：我要写戏		022
裴艳玲：把男人演透了		028
郭宝昌：不懂美学 别糟蹋国粹		036
计镇华：演戏的大王		040
马 兰：情归何处		048
陈智林：没有艺术家，只有艺术品		058
王君安：“宝玉”归来“芳华”依旧		064
吴 江：行者无疆		074
谢 涛：表演不“留缝”		080
张 克：章子怡的京剧老师		086
韩再芬：徽州女人		092
孟广禄：“哗众取宠”		100
李胜素：不爱侠女爱青衣		104
时白林 金 芝：往事并不如烟		112
常香玉：谁说女子不如男		118
胡炳旭：京剧交响第一人的情与爱		120
吴 琼：追赶什么		126
于魁智：想当兵		132

徐玉兰 王文娟：红楼一梦五十载	138
周东亮：小戏大做	144
王冠丽：评剧情 大鼓缘	150
梁伟平：淮剧岂能在上海消失	156
李桂英：锡剧不是小剧种	164
赵志刚：越剧王子的皇帝梦	172
史依弘：依然弘扬京剧	178
黄新德：不要把肉麻当有趣	184
张建敏：“断桥”情难断	190
李小锋 张 宁：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摇滚	196
王蓉蓉 杜 鹏：戏为媒	202
王 惠：中州铿锵第一人	208
杨 赤：叱咤山海间	212
吴凤花：越剧霸王	218
张建国：打开了另一扇门	224
杨 俊：天仙配未了情	230
丁 凡：看戏买票才光荣	236
沈铁梅：麻辣诱惑	242
尚长荣：永远不称派	248
马金凤：愿为奥运再挂帅	256
黄宗江：戏痴的三层初恋	262
感恩“对话”	——后记 270
戏里不知身是客	十年砍柴 282

生命与职业的“人戏不分”

谢青桐

在“5·12”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2009年5月23日上午，白燕升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冷门里，有戏》和演唱专辑《燕歌行》签售活动。那天正好周末，他花了100分钟连签600本，直到把书店存书全部签完，并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赠十万元给灾区下肢残疾的孩子。签售完毕，他陪女儿到国家大剧院看了一部以色列儿童剧《魔·幻》。白燕升就是这样度过了他40岁的生日。

从事电视主持人行业，做新闻节目过耗心力，做娱乐节目流于浮浅，时间做久了，都会焦虑，抑或迷失。而做戏曲不一样，天长日久沉迷其中，越能感觉到戏曲中举手投足的精致、婉转与美丽，台上花谢花落的布景，忠奸善恶的较量，宕荡起伏的人生，风起云涌的世事。于是，心就能越发地沉静下来，细细品味，什么是颌首沉吟，什么是面若桃花，什么是倚栏长叹，什么是惊鸿一瞥。

但另一方面，与新闻、娱乐等收视群体广泛的电视节目相比，戏曲算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节目门类，但白燕升选择了它，却有了一个幸运的开始。你可以赞叹他智慧，也可以认定他狡猾。躲开了世事纷杂和红尘喧嚣，白燕升一头扎进了古旧而绮丽的梦，那不是逐利虚浮的梦，恰恰是淡泊空灵之梦，那个梦境里拒绝谎言和做秀，那个梦里崇尚唯美的生生死死和真实的爱恨情仇。作为一个职业电视主持人，远离时政财经、娱乐时尚的白燕升潇洒游走梨园史诗，获得了个体生命与职业生涯的“合二为一”，这就是白燕升的“人戏不分”。

生长于燕赵大地的白燕升，听着河北梆子的慷慨悲歌成长，《冷门里，有戏》书中，我们看到了他亲历的成长轨迹，理解了他是如何步入梨园的。这位懂戏、有书卷气的主持人，从小就喜爱家乡“河北梆子”的白燕升，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主持央视戏曲节目。14年来对戏曲的研究积累，让白燕升通晓了众多剧种，并且出了多张演唱专辑，所主持大大小小的节目难计其数。

白燕升是沧州黄骅人，今春我刚好到沧州公务出差。头一回踏上沧州地界，大约因为有燕升这样一位朋友的缘故，那片土地让人倍感亲切。白燕升不断发短信，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有什么需要安排的，我回短信调侃说：“沧州是武术之乡，我想学武术，你能教吗？”燕升不答。告别沧州时，有感于那片土地的人文厚重，发短信由衷赞叹。燕升答：“难得你如此钟情于这片贫瘠的土地”。自谦与纯朴之情溢于言辞。

白燕升以电视为媒，传播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传承绚烂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为这个传统文化颓落的时代创造、贡献着特有的价值。举手投足从容优雅，访谈说唱多才

多艺，你看那《燕升访谈》，为中国戏曲、梨园艺人不经意地整理出一部部色彩斑斓的口述历史，无论采访对象是名家还是新辈，无论介绍哪个剧种，白燕升的电视叙事中充满人生的欢乐与激情，饱含深沉的沧桑与忧愁，每一档都在展示如梦如幻的审美意境和艺术人生。

十几年来，白燕升曾采访过的各剧种、各流派的大师、名家和新人数以千计，并与一些艺术家结下友情。他们的人生开阔如沧海，在与大师名家们职业性的访谈和私人化的交往中，白燕升的视野也变得越来越辽阔，越来越大气。他与常香玉同台演出，白燕升觉得常香玉大师给豫剧、给河南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常派唱腔，而是她对艺术的独到见解——创新。白燕升推崇的女武生裴艳玲代表作《钟馗》，这出戏里裴艳玲前半段唱小生，后半段演花脸，情绪力度层层翻迭出神入化。钟馗“变鬼回家探望小妹”的一段短短唱词，钟馗在妹妹门前徘徊，流连难舍。唱到情深处，裴艳玲眼泛泪光。白燕升读的书籍里比我们多了一种，他读艺人这一本本活书，每一位艺人都是一部岁月的书卷，阅尽人生沧桑，睿智而厚重，我终于明白，这就是白燕升越发稳健儒雅，也越发明快大气的原由。他在戏里读懂人生，在梨园行中参透了事理，人戏不分，戏如人生。

他“不惑”的岁月里不止于梨园人事或事业江湖，还有宁静的栖居，生活的感恩，天伦的浓情，故人的回忆。他温和优雅地营造着生命的梦乡，戏里戏外表里如一，用爱经营着支撑着他的家，儒雅的外表下藏着刚毅，担当生活的苦楚，相守病妻，“牵手”女儿，化风雨为彩虹，享受人生的收获。

他最有资质主持戏曲节目，因为他本人就是专家型主持人，不仅说得到位，而且唱得有板有眼，有滋有味，既有含蓄深切、传递爱情的浅吟，又有明朗真挚、思乡恋旧的轻歌；既有堪称国粹艺术的京剧，又有南国的乡土黄梅。他的《风尘女画家海滩别》和《锁麟囊春秋亭》颇具专业水准。在某期的访谈节目中，当他和马兰珠联合璧地深情对唱《海滩别》时，我就在想，能把《海滩别》唱得这样如泣如诉、凄婉惆怅，“白燕升和马兰版本”绝对值得记忆和珍藏。

白燕升在“戏迷”和梨园专业人士心里有着无法替代的分量，由他主持的戏曲栏目不仅不土气，相反有着相当厚重的文化感。白燕升最大的贡献不仅限于通过电视形式来展现异彩纷呈的戏曲舞台，也不仅仅限于突出戏曲的观赏价值和审美价值。最重要的，他内心有担当着传播民族文化、振兴传统戏曲的理想，他一直在时尚洋气的“舞美”中将戏曲推广到年轻人面前，推广到“外行”中去，让戏曲走入他们的人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相信戏曲的魅力。我所做的节目，更想为非戏迷观众走进戏曲大门搭建一座桥梁，这个过程很艰苦。我一直认为：凡是津津乐道于让内行看的文学艺术门类都将走向灭亡，凡是着眼于让外行看的，能让外行感兴趣的艺术门类一定翻身。历史上京剧、地方戏、小说、诗歌繁盛的时节，都是因为外行人对它感兴趣。”

青春版《牡丹亭》激活了中国昆曲，戏曲必须寻找到古老表现和时尚元素的节点，才能接近青年，接近大众，接近国际。作为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主持人，这是白燕升的忧虑，也是他的努力。

2009年6月10日

(本文作者系新闻同行 澳大利亚访问学者)

众里寻他千百度

赵忠祥

媒体人出书不少。仅央视主持人近年出的书就能码一层书架，燕升书位列其中。主持人出的书使一部分观众转而为读者，让转瞬即逝的一期节目经过作者重新加工创造成丰富的积淀，形成可以反复阅读的人生阅历与参考，于是这种从荧屏走入书架的延伸很受青睐。

翻开大多访谈类书籍的目录，访谈嘉宾大体不外乎两类，一是影视明星；一是财经专家。这类书好卖，迎合了人们的两种口味——娱乐和获利，名人的生活和赚钱的捷径都会让人萌生兴趣。

燕升的访谈录在探讨什么呢？

显然，他的书不包含在那两类兴奋点之中，按他的话说，那是有——在冷门中。

我问燕升：“冷门里能看什么？”

燕升说：“看角儿，看戏吧……”

一直在小众视野里耕耘不辍的人令我感慨，因为他们从来都无法预料或并不期望是否有“一鸣惊人”的那天，但他们一直持之以恒地做着冷门里的这件事。人生贵在坚持，坚持者未必都能成功，但成功者一定就是那百折不挠，义无反顾坚持下来的人。他终久会看到别人早早驻足半途而废，未能涉猎的无边景色。

燕升在这本书中要把他看到的稀有的风景为我们一一展开，首先，还是要说，这真的是个小众的节集，您要耐心地看下去。

目录中的人名大多不是那么赫然入目，不是那么如雷贯耳，而燕升却用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从采访过的数千位与戏有缘的台前幕后的从业者中，悉心挑选出44位“角儿”请入书中并呈现在您的面前，当然有它的道理。我相信，每个“角儿”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虽非栋梁材，亦非寻常木”，没有杰克逊拥有的上亿粉丝之众，却也都拥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

毋庸讳言，“台上振兴，台下冷清”是戏曲的现实。以京剧为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城到处店东”的局面实难再现，那是文化样式太过单一；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八亿人学唱样板戏，极为特殊。总之，戏曲在过去相当长的岁月里，占有过大众视线，而且

是相当大的一个方阵。总之如今它有点曲高和寡，风光不在了。当然，文化多元，审美多元，这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

可是，说不完的“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戏曲几乎都涵盖了。一部分人坚信戏曲的独家优势，他们坚持向更多人推广，让更多人重拾它的广博，感知它的魅力，痴心不改，始终如一地在岑寂中做了很多工作，也的确感染了很多新人观赏认知。燕升，就是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位使者。

燕升做了十几年的戏曲大使，专精一门，很令人敬佩。

他把我当作他来央视的一个见证人，他来台应试时，我是主考官。我经常会想到他刚来台时的样子，记得他的第一份答卷，那是篇作文。笔试的第二天，当时我宣布的评语是：“白燕升的作文是所有考生中离题最远的。”作文应是《9·23断想》，1993年的9月23日，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未果。而燕升却作了一篇与此毫不相干的文章，主题是“写在中央台台庆时刻的建设构想”，他把“9·23”错读成“9·2”中央台台庆日了。他描摹得梦想虽很宏伟，但却离题千里。而燕升仍以优异的素质过关，进入了央视。我们合作不多，但却十分投缘，可能爱好相同吧。

他曾请我到《戏苑百家》作过一次访谈，让我也有机会梳理了点缀在我人生里的戏曲记忆。我的播音功底离不开戏曲念白，离不开青年时代对戏曲的入迷。那是回味无穷的往昔。念白也好，朗诵也好，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其乐也无穷。

我们都走上了屏幕和舞台，舞台也有大有小，有热有冷。在冷门里干活，难免彷徨孤寂，一干就是十几年，燕升也有茫然困惑的时候，偶尔也会把我当成兄长般地倾诉。我也能觉察出他还有一些棱角，这些棱角有时会让感到刺痛，但也让他执拗地坚挺前行。

燕升条件很好，什么节目都能主持，但他偏偏选择了戏曲，而且主持这么长久，已经不能简单归结为兴趣使然了。我的理解：戏曲里定有偶被淡忘的失落，也定有暗香浮动的奥妙。

如果你相信燕升，那就相信他的选择，相信他的眼光，并和他一起在书中回味过去，畅想未来。

序

余秋雨

燕升在中国戏曲界，不是演员，不是导演，不是编剧，不是作曲，也不是哪个剧团的团长，哪个省市的戏剧家协会的负责人。但奇怪的是，他却在几乎所有的剧种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有人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当代戏曲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维系着。至少，因他的存在，全国观众知道了不少剧种的存在。

当然，这首先应该归功于电视的力量。作为中央电视台戏曲栏目的长年主持人，燕升为戏曲艺术打开了一个恒定的窗口。电视本是戏曲的“冤家对头”，不仅无情地夺走了戏曲的观众，还改变了观众的审美方式和欣赏节奏，使戏曲从社会关注的中心地位慢慢向边缘移动，甚至移到了关注圈之外。但是，谁又想得到呢？到头来真正让戏曲喘一口气，露一下脸，亮一个相，闪一次光的，还是电视。在这种情况下，燕升在公共传媒中的那一点权力，也就转变成了戏曲艺术在今天广大民众间的话语权力。

然而，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如果燕升只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节目主持人，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窗口看守者，他就不会引起全国戏曲同仁的如此关注。他，恰恰是一位超级戏迷，一位真正的内行，一位够资格的剧评家，这使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管戏曲在整体上还是很景气，但是，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都从他那里听到了一种很专业的声音，看到了一种很诚恳的眼光。这让大家产生一种信心，觉得原先熟悉的艺术逻辑还在延续，又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宏观比较，情况也许比想象的好。

燕升熟悉戏曲，更熟悉电视。因此，又善于以高透明度的公平原则来坦示各个剧种的现状，把广大电视观众置于一种“全知”状态。他介绍了很多剧目，但这种介绍并不是一种“政府推荐”、“国家奖励”，而只是展示实情。传统剧目的长处和短处，现实处境的艰难和困惑，都在他的介绍中一一展露无遗。中国戏曲的得意和萧瑟，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那么多人清晰直观。他所采访到的那些戏曲人物，各自述说着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未必高明，也未必是他所赞同的，但作为一个传媒人，他如实地让观众了解这些戏曲人物的真实心态，看到他们究竟抱有什么样的志向，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这种大幅度的沟通，就是我在《观众心理学》一书中所论述过的“宏观反馈循环圈”。这样的反馈循环圈在电视普及之前其实很难真正做到，现

在经由燕升和其他各个电视台戏曲栏目主持人的努力，做到了。因此，今天中国戏曲遇到的得失成败，是一个敞开的课题。一敞开，就容易产生集思广益的判断。在我看来，这是当代文化转型的基础。

戏曲的命运，首先当然决定于它本身尚存的生命力和它与当代观众的磨合程度，但既然是当代，传媒也起了关键的作用。我在《中国戏剧史》中提到，在二十世纪前期，中国京剧试图在欧美世界探寻和试炼新的生命力的过程中，固然有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身体力行，但是，像焦菊隐，齐如山、余上沅等懂得国际传播语汇的文化人也起了很好的推波助澜作用。现在，我们有了比他们更先进的传播手段，传媒人物的作用就更大了。到今天为止，白燕升的名字，已经很难被中国当代戏曲的关注者们轻易删除，就是一个证据。这是一件值得敬佩，又值得祝贺的事。

是为序。

二00九年六月二日

热衷“包养”是一种耻辱

自序

有句老话：三岁看大，六岁看老。

换句话说，童年的举止能预见未来，未来的言行也能从童年追根溯源。

我的童年，也不都是贫穷落后的黯淡无光，或许还比周围的孩子多了一份执着痴迷的乐趣，那就是对家乡戏河北梆子的喜爱。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在京津冀，河北梆子很盛行。一有空儿，我便打开收音机聆听慷慨悲歌。

从我记事儿起，似乎天然地习惯河北梆子的高亢激越。

各个时期的河北梆子名家甚多，比如响九霄、魏连升、侯俊山、何景山、小香水、金钢钻、银达子、贾桂兰、刘香玉、李桂云、韩俊卿、金宝环、宝珠钻、王伯华、王玉磬、张淑敏、张惠云、阎建国、巴玉岭、刘玉玲……在河北出生的京剧大家东光人荀慧生、高阳人盖叫天、南宫人尚小云等，早年都曾为梆子演员。

写这篇序文时，我耳边听的就是张淑敏天籁般的演唱《杜十娘》选段。

我一直认为，做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河北梆子的杰出代表张淑敏，尽管她37岁在“十年浩劫”中英年早逝，尽管她只有20多年的艺术人生，但她却坚实地筑就了河北梆子的一座高峰。

她有着一高音清脆锐利、低音浑厚遒劲、中音圆润通透的极富感染力的好嗓子，只听声音就能看到鲜活人物。她先从李桂云学艺，后拜贾桂兰为师，既融汇了李桂云的润腔，又掌握了贾桂兰激昂的“硬上弓”的梆子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高超的演唱风格。后来她又受教于梅兰芳、荀慧生、常香玉、袁雪芬等艺术家，加之勤奋刻苦和聪慧悟性，她集各家各派之长，取姊妹艺术精华，颇有时代精神气质，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她的《杜十娘》，被评论家誉为“精彩细腻，简直是一件成熟的艺术精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小的时候，我时常抱着收音机，沉醉在艺术家们声情并茂荡气回肠的世界里，或喜或悲或爱或恨，忘却了写作业，忘却了放羊，忘却了吃饭……

十来岁的时候，我彻底兴奋了一回，现在想起来还是激动。有一天，天津的河北梆子名家女老生王玉馨老师到我们村来演出，接待并照顾她起居的，是我的姐姐，我至今都后悔没能近水楼台和她说几句话，准确地说，当时真是不敢走近她，只能远远地看着。

看见从收音机里走出来的真人，我更加纳闷疑惑：偏矮偏瘦的个头儿，哪来的气贯长虹穿透九霄响遏行云的嘹亮？

20年后的1999年，我终于有了去天津采访她的机会，那天我同样很激动。记得王玉馨老师在她老伴的陪同下走进宾馆大堂，我像看见久违的亲人一样赶紧迎上去，王玉馨老师对我似乎也不陌生，一老一少一见如故，我跟她说起20年前的往事，她笑的开心极了。

采访非常顺利，我圆了20年的梦，喜形于色；王玉馨老师也很满意，看得出，她很喜欢我。我相信缘分！

回到北京没几天，我收到一箱子音像制品，全是王老师的戏，她让老伴给我寄来的，里面还有她的一封信。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至今珍藏。

.....

2007年1月20日王玉馨老师去世了，心里话，我很想去天津送她，但那几天一直在录像，没能成行，总觉得缺失了什么。

2008年，在第二十四个交易日到来之际，我特别制作了“追忆大师，赏析精华”系列访谈，其中就有“铿锵玉馨——王玉馨”专辑，献上了我及河北梆子戏迷的真挚怀念和深情追忆。

河北梆子伴随我走过了美好的童年少年，印象最深的电影是197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由河北省跃进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宝莲灯》，是由齐花坦、裴艳玲、田春鸟、周春山等主演的。我拎着小马扎走街串村的也不知看了多少遍，那个时候除了觉得电影神奇，也感到了河北梆子的震撼和伟大，很长一段时间，它占据着我的精神生活，尽管同一时期也看了大量其它剧种的电影。

我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燕赵大地刮起了一阵河北梆子旋风——河北电台举办的京津冀鲁河北梆子“鸣凤奖”大赛，那是一场真正的河北梆子总动员，几乎所有的演员和戏迷都行动了起来。

1984年首届“鸣凤奖”，张惠云夺冠，戏剧家范钧宏称她的演唱是“正宗河北梆子”；

1986第二届“鸣凤奖”，刘玉玲获旦角第一名。确立了她京梆子的独当一面。

像后来的张秋玲、彭艳琴、陈春等都是在20多前的“鸣凤奖”中脱颖而出的。

主持戏曲节目以来，自然接触了不少家乡戏演员，也做了不少节目，2009年8月11日还将播出我主持的“京津冀河北梆子青年名家专场”，除了当红的女演员许荷英、陈春、王洪玲外，还有几位难得的男演员，河北梆子声腔男女同宫同调，对男演员的嗓子是个极大的挑战，幸好现在还有王英会、刘凤岭、邱瑞德、李斌等为数不多的“男高音”支撑。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艺术，河北梆子理应成为河北文化的重要符号。

记得2005年“五·四”前夕，我被授予“河北青年文化大使”。在河北省会石家庄举行的颁奖晚会上，主持人问我如何理解“河北文化”？

我说：“提到河北文化，我想起了燕赵大地的慷慨悲歌之士，黄帝、赵武灵王、廉颇、毛遂、刘备、赵云、李渊、魏征、黄巢、赵匡胤等等，不论是各朝各代的开国皇帝还是武将名相，都称得上是英勇大义、智慧宏达。”

东晋北伐名将、中华英雄祖述的闻鸡起舞，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的《窦娥冤》中感动天地的挣扎、呐喊，《单刀会》里大江东去的苍劲豪迈……

从戏里戏外的这些人物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挣扎和呐喊应当是河北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一特点在我们的家乡戏河北梆子里彰显无遗。”

“挣扎和呐喊”是河北梆子的显著气质，似乎也是戏曲现实的写照。不是吗？据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项调查统计，中国共有367个戏曲剧种。但如今地方戏曲剧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剧种不在少数。30多年中已消亡了100余种。

如果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也许并不需要为此担忧。问题是，戏曲生态本身确实有病且积重难返，从而加速了它的毁灭。

有专家认为：100多个剧种湮灭于世，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丢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曲”，所以也就没了“戏”。

实话实说，中国戏曲创作“重戏轻曲”的现象的确严重。全国现有的200来个剧种里，专业作曲寥寥无几，以京剧作曲为例，全国恐怕不超过10人。在2008年中国京剧节上，就出现了一人包揽了近一半参赛剧目作曲的尴尬。

如果我们的“梨园”，继续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很狭隘很封闭地画地为牢闭门造车；排戏演戏只想着“钱”、冲着“奖”，无形中贪欲自私弥漫身心还全然不知；自视高雅精致外加博大精深，无视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审美需求……就是某些所谓的大剧种，即便不“亡”，充其量只能是苟延残喘回光返照。以京剧剧目数量为例，旧戏班有“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之说，虽没有一个精确的剧目数量，但后来据统计，京剧剧目约五千出，多为传统戏。拥有四五千出传统戏的京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充其量也就剩下二百出了，那么能主演二三十出戏的中青年演员又有多少呢？没有了数量的累积，厚积薄发又从何谈起？没有了量的积累，质又如何升华？人与戏的品质又何以呈现呢？

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向，再过几十年，您再说自己是“博物馆艺术”恐怕都晚了，因为能进博物馆的首先要有品质；到那时，您既当不成钉在标本盒里的干蝴蝶，或许也没了气力充当在空中飞来飞去的‘花大姐’了。

传统的东西也要在现代化中讨生活。传统的艺术可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里求生存，但更要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中求发展。国家每年花大量的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诚然是挽救的必要措施，但是靠国家能养到多久呢？要想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和喜爱，要想让更多的人买账，传统艺术迫切需要积极探索自己的活法。

俗话说，“艺高人胆大”，靠自己的真本事向市场要饭吃，不丢人，而是光荣。如果

连主动“走市场”的意识和勇气都没有，而只愿惯性地依赖并热衷于政府“包养”，这是“艺术家”的悲哀也是一种耻辱。

多年来，透过河北梆子人和戏，观照其它剧种，我找到了一条捷径，我用大学里学的“比较文学”的方法去衡量去对比各个剧种的人和戏，河北梆子成了我坚实的依靠和坐标。

感谢河北梆子“引路”！

感谢父母“启蒙”！

感谢家乡“水土”！

看懂了家乡戏，似乎也找到了通往其它剧种甚至其它艺术的门径，加上职业的缘故，至今，至少看了150多个剧种的戏了。

这是继《冷门里，有戏》后的又一本书，两本书最大的不同就是由“看我”到“我看”。本书是我“不惑之年”看戏的感受点滴，很多戏都是因人而生动，所以我看戏更多的是看人，我认为：在当今，“角儿”依然最重要！

此书涉及了昆曲、川剧、粤剧、晋剧、淮剧、锡剧、婺剧、茂腔、京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秦腔等十几个剧种，聚焦了37位演员，除此以外，还有与戏有缘的作家、导演、剧作家、曲作家、指挥家等等。年龄最长的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一位杂家黄宗江先生，2009年他88周岁；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创造了京剧“程派传奇”的中国戏曲学院青年教授张火丁。

多年来，在与受访者零距离的交流碰撞中，启引受访者打开心扉倾吐畅谈，以此彰显受访者的真性情与真感觉，力求做到坦诚、平易、独家、新鲜。倾听这些我敬佩或至少是我感兴趣的人物，并从他们那里获取营养，这是我的幸福，我把这份幸福与您分享，但愿还将惠及更多的人。

感谢每一个接受我采访的人！

“冷门里”的人和戏，我会继续“书”写下去。

2009年 6月13日

第四个中国文化遗产日

白燕升 著

那些角儿

一个“外行”眼中的梨园

THOSE PROTAGONISTS

张火丁 莫言 裴艳玲 郭宝昌 计镇华 马兰 陈智林 王君安 吴琼 于魁智 徐玉兰 江涛 谢涛 张克 韩再芬
孟广禄 李胜素 时白林 金芝 常香玉 胡炳旭 吴琼 李 京 王 芳 王文娟 周东亮 王冠丽
梁伟平 李桂英 赵志刚 史依弘 黄新德 张建敏 李小锋 张 宁 王 蓉蓉 杜 鹏 王 惠 杨 赤
吴凤花 张建国 杨 俊 丁 凡 沈铁梅 尚长荣 马金凤 黄宗江

